

方尖碑裏的中國字

張瑞田

七日談

(北京篇)

瘦削、堅硬、挺拔，清爽、簡約、通透，這是方尖碑留給我們的印象。在華盛頓國家廣場附近，高聳的方尖碑會從不同的角度進入一個人的視線。沒有修飾，白色大理石和花崗岩一級級疊加，向高處攀援，以二十二點四米的寬度，一百六十九米的高度，成為華盛頓市的歷史形象。

不瑣碎，或許更有寓意，不奢華，一定富有內涵。直挺挺的方尖碑，就以這樣的方式述說着一個人的故事。

這個人就是華盛頓，美國首任總統。方尖碑，就是華盛頓紀念碑。

到華盛頓的旅行者，都會到國家廣場看看，這是美國首都政治地標聚集核心區，國會山、林肯紀念堂、二戰紀念碑、方尖碑等，以不同的方式，呈現着美國不同歷史時期的重要情節。

對方尖碑有一點膚淺的了解，自然被吸引。我從東向西步行，漸漸靠近它，感覺到絲絲清涼。它拔地而起，四周的草坪寂靜而安然，行人緩步經過，有的人躺在方尖碑的身下，舉着手機進行拍攝，他們想拍攝方尖碑直插雲天的姿態。我圍着方尖碑轉了一圈，然後坐在一側，從上至下，又從下至上地看着它，歷史煙雲開始在我的腦海裏瀰漫。

一個國家的首任首腦會以自己的功績得到人民的懷念，美國人對華盛頓的紀念就是證明。方尖碑是於一八四八年奠基的，初始資金是在民間籌集，為方尖碑的修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到了一八五四年，資金不足，再加上美國南北對峙，戰火即將燃起，修建方尖碑的工期停了下來。這時，方尖碑已經建起了四十六米之高，當然，與原初設計的一百六十九米

高度還有着不算短的距離。

這一停，就是二十二年。二十二年的時間美國發生了重大變化，勢頭趨好，繼續修建方尖碑提到了議事日程。一八七六年，美國獨立一百周年，修建方尖碑就有了更重要的意義。美國國會撥付專款，由陸軍工程兵接手，進一步加固地基，選擇更好的石料，調整藍圖，做了改動，直到一八八四年，一百六十九米的方尖碑出現在人們的視線，成為華盛頓重要的標識。

我從方尖碑不同的側面欣賞，看到了它的不同之處。這是胎息古埃及方尖碑的形制，自上而下分布均勻，最高處是塔型錐頂。古埃及的方尖碑相對矮小，用整塊石頭就可以完成。這個方尖碑不行，因為設計了一百六十九米的高度，中空結構，只能分段建築，用大理石和花崗岩砌築。設計者曾計劃在方尖碑的四周修建希臘古典柱廊，與方尖碑遙相呼應，體現希臘、埃及雙古典元素，後來這一設想被捨棄，只保留方尖碑碑身。我看很好，附着太多想法，是不利於審美的。這一美式極簡主義的建築風格，就是因其「極簡」讓人浮想聯翩。

方尖碑是中空結構，有入口可以進去，並乘電梯升到最高處觀光。我特別想進去，更想到最高層俯瞰華盛頓。可惜，因時間緊，無法預約，只能以羨慕的眼光看着一波一波的人從方尖碑的入口進去，看着他們的背景，我會想像他們在塔頂時的時光。

我的眼睛固執地看着方尖碑的入口，其實我想看的，是方尖碑裏的那塊漢字碑刻。

方尖碑在建設過程中，曾向美國各州政府、民間組織，以及世界各友好國家徵求紀念品，其中有金屬、石材等製作而成的圖案和

碑刻，不同的形狀，典雅的文字，是不同國家與地區對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的印象和評價。建築方把這些紀念品變成建築語言的一部分，認真而細緻地鑲嵌在方尖碑內不同的地方，供人們觀看。一塊顯眼的漢字碑刻就在其中，古樸的形制，整飭的文字，會引來許多好奇的目光。這就是刻鏤徐繼畬《瀛寰志略》片段的石碑，位於方尖碑第十層、六十米高的地方，字跡雄渾，唐楷遺風濃厚，文詞如下：「欽命福建巡撫部院大中丞徐繼畬所著瀛寰志略。曰，按，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余嘗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以華盛頓為稱首哉。大清國浙江寧波府鎮，耶穌教信輩立石。咸豐三年六月初七日。合眾國傳教士識。」

「可不謂人傑矣哉」之前，選自《瀛寰志略》「北亞墨利加米利堅合眾國」一章的前部分，之後，選自這一章的最後一段。兩個段落，合成了石刻的文字內容。

對徐繼畬和他的《瀛寰志略》，我們不陌生。徐繼畬是山西五台人，生於一七九五年，卒於一八七三年，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年）進士，歷任廣西巡撫、福建巡撫、閩浙總督、總理衙門大臣、首任同文館事務大臣。寫於一八四八年的《瀛寰志略》，是近代第一部較為完整的中文地理志，系統介紹了世界各國的疆

域、政治、經濟、文化，也是第一次表明了中國並不是處於世界中心的位置。這部書立論高，眼界寬，務實求真，與魏源《海國圖志》、林則徐《四洲志》，被譽為「真正看懂世界格局」「想學本領打敗外敵」「最先看見世界」的晚清重要著作，三個人也被稱為「睜眼看世界的人」。三個人、三本書影響了一個時代，他們的所思所想，為此後的社會變革奠定了思想基礎。尤其是作為大清朝廷命官的徐繼畬，能夠站在國際化的視角，對美國社會和政治家華盛頓給予積極評價，顯示出當時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智慧和膽識。



▲美國華盛頓紀念碑。 作者供圖

中巴友誼長存



域外漫筆 郭曉懿

晚上打車去吃火鍋，來接我的是一輛白色的車子，寬大整潔。

剛上車，司機看到我，發現是亞洲人的模樣，便問：「你從哪裏來？」

我回答說，China。我反問他是哪裏人，他倒是賣了個關子，讓我猜一猜。我看他的眉目，很像南亞人，但具體是印度，巴基斯坦，還是孟加拉，確實難以分清。只是心裏不知為何，覺得會賣關子讓我猜的人，大概是巴基斯坦的兄弟。於是問我：「Pakistan？」

他笑了，彷彿十分高興，很肯定地對我說，Pakistan。

其實這不是我第一次在美國見到巴基斯坦人。應該說，就算是網約車，我也遇見過一兩次巴基斯坦司機。和他們聊的時候，他們總會情不自禁地表達中巴關係的美好。

於是，我馬上提到China Pakistan friendship。他聽了非常興奮，不斷和我說Pak-Cheen dosti zindabad。然後和我解釋，這是他們的母語烏爾都語，中巴友誼長存的意思。

他一邊開着車，一邊指了自己的胸口，對我說道，我們和中國的友誼，不是from mouth，是從這裏，from heart。那一刻，我真的有點感動，中巴友誼在歷史上源遠流長，延綿至今。

他聽說我要去中國餐館吃火鍋，便和我說，他們巴基斯坦有

非常多的中餐館，中餐在那裏非常盛行。他還說，巴基斯坦大多數人都是穆斯林，所以他們只吃Halal food（清真食品）。他說，在巴基斯坦，他們的清真食品有兩個要求，第一，宰殺牲畜的人必須是穆斯林，第二，在宰殺的時候，要念真主至大。如果不符合這兩個要求，他們穆斯林是不吃的。當然，Halal food其實有更多的具體要求，但是他所說的，無疑是對我這個中國友人最直接、最通俗的解釋。

說到巴基斯坦教育，他們那邊小孩五歲就上小學，比中國還早一年。他提起自己的外甥女。說她在巴基斯坦上了十二年學，讀完高中，十七歲便去中國留學學醫。五年之後，本科畢業，回到巴基斯坦，當了醫生。

這讓我想到，在歷史上，特別是最近這些年，中國與巴基斯坦之間發生如此多的聯繫。除了中巴經濟走廊上的公路、鐵路、港口建設，還有一個個具體的人。比如那個去中國留學的女孩，在中國學醫，再回到祖國當醫生。又想起，一位老師曾和我說，有個博士後剛剛從他們那裏出站，就是來自巴基斯坦的學生。而今天，在異國他鄉的夜晚，我又遇見了一位同樣身在異鄉的巴基斯坦司機。

到達目的地，我打開門，下了車，人卻還站在車門口。他反覆和我說Pak-Cheen dosti zindabad，尤其最後那聲zindabad，格外洪亮。我對着他，學着他的發音，重複了一遍又一遍，彼此開懷大笑。



藝象尼德蘭 王加

今年三月，藉着參加在荷蘭馬斯赫特市舉辦的年度歐洲藝術與古董博覽會（TEFAF）的契機，我為了國立博物館舉辦的年度大展「變形記」又專程去了一趟阿姆斯特丹。然而，儘管此展匯集了各大藝術機構所出借的卡拉瓦喬、貝爾尼尼、切里尼、阿爾欽博托等多位意大利藝術巨匠以古羅馬詩人奧維德《變形記》為靈感所創作的真跡，令我印象尤為深刻的一幅作品卻出自本館館藏，由北方文藝復興時期的尼德蘭畫家赫里·梅特·德·布勒斯(Herri met de Ble)所繪製的圓形畫風景小作《天堂》。

受同屬北方文藝復興的德國畫家老盧卡斯·克拉納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為《聖經》所作木刻版畫插圖扉頁的啟發，布勒斯以傳統細密畫(Miniature)的形式，在尺幅極小的圓形木板上用居高臨下的鳥瞰視角繪製了一個色彩清麗且充滿各類生物的天堂景象。在畫作下半部分的茂密樹林中，畫家採用了和我國繪畫傳統中不謀而合的「異時同圖法」(德語Simultandarstellung)，將《聖經》中在「人間天堂」伊甸園中的上帝創造亞當和夏娃、二人偷食禁果、後被逐出伊甸園的橋段在同一畫面集中呈現。而在畫作的左側及上半部分，則恍如我國的青綠山水畫。畫家用清幽的藍綠色描繪了中景部分的植被和田間，並用此符合「空氣透視法」光學規律的色調把遠景的崇山峻嶺和前景被茂密樹林包裹的「人間天堂」相隔開。但值得一提的是，布勒斯對於遠景山巒疊嶂和環繞水系的表現並未延續空氣透視規律，而是採用了接近於我國傳統水墨中留白的方式——用天山共色

天堂中的山水

將藍天白雲取而代之。此外，畫家在主畫板外框的左上角選清晰繪有似火驕陽和晚霞，一群圍繞在太陽周圍的黑色鳥類也同樣繪於圓形外框之上。如此在西方繪畫中不符合常規的表現手法，卻讓此作更具備我國傳統水墨山水的寫意特徵。

山水與風景，兩個詞彙上的直觀差異便能分辨我國與西方描繪大自然恢宏景觀兩大畫種。我國傳統的山水畫中鮮有具象的對景寫實，更不包括科學的焦點透視，而是採用手卷、立軸或扇面等國畫獨有的載體，運用筆墨結合散點透視法呈現出畫家們在遊歷名山大川後的胸中意象。相比之下，西方風景畫(Landscape)從英文單詞便可拆解成土地(Land)和景觀(Scape)。隨着焦點透視法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被應用到繪畫中，且形成了「視窗」的程式化標準，意味着觀者的視角均需身臨其境，且地平線或海平線也是畫中必備。

事實上，風景畫一詞在西方藝術史上的首次出現，卻是用於形容影響布勒斯風

景畫風格的尼德蘭前輩。一五二〇年至一五二一年，被譽為「德國史上最偉大畫家」的阿爾布雷希特·丟勒(Albrecht Dürer)完成了其著名的尼德蘭之旅。丟勒在旅途日誌中專門提到結識約阿希姆·帕蒂尼爾(Joachim Patinir)，稱他是「一位出色的風景畫家」。這句日誌中看似平平無奇的點評一舉成為了西方藝術史中首次定義此畫種的稱謂。在帕蒂尼爾以宗教敘事為切入點、卻以風景為畫作主體的作品中，顛覆了大自然為背景「綠葉」的傳統，其讓風景以「紅花」之姿的嘗試影響了尼德蘭地區甚至整個北方文藝復興的風景畫發展。雖然在西方美術史的歷代學者中不乏有人因出生地相同把布勒斯視為帕蒂尼爾的侄子，且稱他為「帕蒂尼爾的赫里」(Herri de Patinir)，但並無明確的史料證實此說法。我們肉眼所見的，是布勒斯畫中有前輩鮮明的痕跡——正如《天堂》畫中所展現的，在鳥瞰視角的風景中融入宗教敘事橋段，並以清雅的青綠色基調打造夢幻般的自然氛圍。

一幅布勒斯小作《天堂》，蘊含了極其豐富的隱藏信息。首先，它是北方文藝復興和意大利文藝復興融合的產物：圓形畫形式和符合光學原理的空氣透視法均源自意大利；而風景畫的雛形則誕生於尼德蘭地區。其次，毫不誇張地說，十六世紀上半葉從帕蒂尼爾到布勒斯筆下的尼德蘭風景畫在表現形式和意境上無疑是最接近我國山水畫的。尚未受焦點透視法束縛和想像力制約的《天堂》，才能以上帝般的俯瞰視角來描摹伊甸園中的世間萬物和不合客觀世界規律的山水。



▲赫里·梅特·德·布勒斯所繪製的圓形畫風景小作《天堂》。 作者供圖

訪「榜羅鎮會議」舊址

《大公報》的新聞人也許想不到創刊一百多年刊發的新聞最有價值的竟在一九三五年夏秋之際

特別是七月二十三日三版的一則消息不是關鍵的關鍵詞——陝北有紅軍

大西北大山中的哈達鋪和榜羅鎮七千人的隊伍發現了這些舊報紙，於是召開「榜羅鎮會議」

會址前，百年樹齡的老核桃樹對參觀者說榜羅鎮很小很小小得像核桃樹上的一顆核桃「榜羅鎮會議」偉大，很偉大存亡之際，作出改變中國命運的偉大決議——到陝北去！

我和同行者向着會址深鞠躬 群山也都彎下了腰



藝苑草

註：一九三五 李實堂 政治局常委會議，即榜羅鎮會議。會議決定在陝北擴大蘇區，領導中國革命。 九月二十九日下午，中央紅軍進駐通渭縣城。在通渭縣文廟街小學，毛澤東激情朗誦《七律·長征》詩，極大地激勵了紅軍將士。

詩朗誦

為尋找全中國最激動人心的詩朗誦 我來到通渭縣文廟街小學

天上的雲記得，九十一年前突破臘子口，翻過鐵尺標 偉人很疲憊 又因七千人的隊伍找到落腳點 精神很亢奮

驚喜出在九月二十九日傍晚幹部會 偉人激情朗誦《七律·長征》 濃重的湘音一句一停頓

讀出最後一個字 掌聲和歡呼沸騰了 「苦甲天下」的小城

詩碑告訴我 詩是行軍馬背上吟成 第一次朗誦，萬丈豪情 正如奔赴延安的 出發令

長征詩和詩朗誦 點燃了火種，也詮釋了 詩學之真